



我们都是有品味的Fashion girl! 我们都在读童非非

童非非·著

# 亦要在跳舞

用足尖踏着彼此的心灵，跳完这最后一曲忧伤的舞……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爱与痛铭心刻骨，

谁清楚，

我们曾经那么接近幸福

# 恋爱在跳舞

用足尖踏着彼此的心灵，跳完这最后一曲忧伤的舞……

LIAN AI ZAI TI DOU WU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恋爱在跳舞 / 童非非 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5378-2964-9

I. 恋... II. 童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6134 号

恋爱在跳舞

原 著：童非非

总 策 划：周艺文

责任编缉：刘树民

文案统筹：爱 哲 邓 筱

文案助理：张 雁 李 艳

美术设计：花 · 设计 (周 纯 半 夏)

原画创作：猫の漫画工厂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邮编：030012

中南大学印刷厂印刷

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mm × 1030mm 1/16 印张：15

字数：150,000

ISBN 978-7-5378-2964-9 定价：24.80 元

# 我的阅读纪念册

Reading Memento Book

□□□□ 年 □□ 月 □□ 日，我在数以万计的图书中选中了你，并把你带回了家。

□□□□ 年 □□ 月 □□ 日，我开始了解你的内心……

这天的天气 \_\_\_\_\_

我今天的心情 \_\_\_\_\_

我此时的心愿 \_\_\_\_\_

# 【CONTENTS】 目录

All love is sweet, given or returned. Common as light is loved, and its familiar voice wearies not even

序 曲  
第九个冬天 ..... 4

第一曲  
影子里的舞者 ..... 7

第二曲  
一个人的华尔兹 ..... 27

第三曲  
迷雾中的旋转 ..... 48

第四曲  
插曲告一段落 ..... 69

她重重点头，

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九个冬天，

她相信，只要坚强的等待下去，

在以后的某一天，

总会将这第九个冬天里送走的人等回来！

[LOVE IS DANCING]

# 序曲

THE SINFONIA  
第九个冬天

### 第五曲

开始，只属于我们的舞 ..... 89

### 第六曲

牵着你的手，回转 ..... 112

### 第七曲

看不清的舞步 ..... 133

### 第八曲

两个人的圆舞 ..... 153

### 第九曲

恋爱，甜蜜的一支舞 ..... 175

### 第十曲

原来，始终是独舞 ..... 197

### 终 曲

最后的舞，请与我一起 ..... 218

LOVE IS DANCING

或许，海水奔流不息，会带着清爽咸味乘着风，——告诉很多人。它的味道是甜的，因为有一味至死不渝的爱曾酝酿过。也告诉沉溺爱中的人，执手，就是到老的誓言。你的左手紧握住她的右手，就是相爱，可以是平淡流年，可以是相濡以沫，也可以是……为爱重生、超越生死……

## 第九个冬天

离开，是为了下次的重逢；所以，一定要等待！

风呼啸而过，肆意地席卷着皑皑白雪。

女孩立在门边，仰头看着眼前一脸冷漠的女子，双手死攥住她的裤子。眼眶中，满是泪水却不敢哭出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稚嫩的嗓音才怯怯地扬起：“妈妈，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这里。”

这么小心翼翼地询问着，好像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不由掀起了一旁好多人的心。那清澈眼眶中蓄满的泪，仿佛是随时都会倾泻般，可是女孩忍着，努力的不让自己惹妈妈生气。

只见小女孩的妈妈，狠狠地别过头，连一点关注都不愿施舍给她：“以后你就在这生活。”

单纯的童心理解不了这句话的意思，女孩只是歪着头，手握得更紧了。

“林修女，麻烦你了，我会抽空回来看望她的，要替我好好照顾她。”由始至终，这是女子唯一放软语调说出的话。

隐约觉得有些在乎的东西正要远离自己，女孩的心无端地疼了起来。她想开口，支吾了半天，对上妈妈寒冷的眼神后，硬生生地吞了回去。

“幽怜乖，跟修女姐姐去玩，不要打扰妈妈和林修女谈话。”

伴随着这声温柔的招呼，幽怜缓缓松开手，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。

直到被一双柔滑的手牵着离开教堂，一步步的，幽怜觉得自己的视线越来越模糊。她看着离自己愈渐遥远的妈妈，很想挣开那双手，扑进妈妈



的怀里，像别的孩子一样撒娇。可是她知道，自己不能。

忘了多久，幽怜没有随着屋子里其他孩子一起唱歌跳舞，只是躲在窗后。

她努力地踮起脚尖，试图让自己矮小的身子能再高些，好看见窗外的景物。可惜，不管她怎么努力，都是徒劳，依旧只能看见橙黄色的窗台。

不远处的修女看不下去了，心疼地上前，一把抱起她。

屏息等待，终于，幽怜看见了，惨白的雪地里那个熟悉的背影，跌跌撞撞闯入她的视线。迎着风雪，每一步都踏得艰难，却坚定，没有丝毫回头的迹象。

“妈妈……”幽怜挨近窗户，轻声低唤，热热的气呵出，模糊了透明的玻璃窗，她赶紧用手拭去，生怕错过了什么。

就这样痴痴地望着，很久很久，那个背影消失在了远处的松林里。幽怜转头，问着：“她还会回来吗？”

“傻瓜，妈妈就是为了能让幽怜以后过得更好才走的啊。幽怜要乖乖的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这样就可以尽早和妈妈重逢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是这样吗？林幽怜秀气的眉头，煞有其事地皱了起来。暗自思考着修女的话，妈妈的离开……是为了让她过得更好吗？有了这层想法后，幽怜觉得不难过了。

她重重点头，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九个冬天，她相信，只要坚强的等待下去，在以后的某一天，总会将这第九个冬天里送走的人等回来！她要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，让妈妈回来！



一如黑暗中，

总有引人回家的路灯，

暖暖照耀着前途的未知。

也许下一个转角，她就能遇见，

突兀的，  
如同今天突然遇见的那个男人一样。

[LOVE IS DANCING]

# 第一曲

1—5

THE FIRST CATALOGUE  
影子里的舞者



## 1. S.T

婚礼，是开始，还是结束？

阳光柔泄，金黄色的深秋，尽管空气里已经有些稀薄的寒意，可在今天，仍然让人觉得暖暖的。

耳边充斥着属于教堂的和谐颂歌声，低吟浅唱宛如天使的笑声。透过偌大的落地窗，轻纱般的窗幔被拉开，能看见外头碧绿的草坪上，弥漫着无数粉色气球，洁白剔透的百合花点缀四周。

孩子们开心地嘻笑追逐，一切和谐得让人沉醉。

门上传来了轻磕声，来人并未要求进来，只是轻声地提醒着：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新娘该换衣服了。”

声末，林幽怜抬起头，看着镜中那张被精心修饰过的脸，表情是冷漠的。

反倒是身后的女孩，小心翼翼地捧着白纱，爱不释手的模样。借着镜子，林幽怜看着她的每一个神情，是梦幻的，好像这场婚礼是属于她的一样。

林幽怜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，还是安静的，始终没有出声打扰。她在等着那个女孩自己醒神，许久后，女孩终于抬起头，如梦初醒的样子。

在镜中，对上幽怜目不转睛的目光，她有些尴尬，像触了电般慌忙地避开，轻声说：“林小姐，该换衣服了。”

“谢谢，你也累了，忙了一个早上了，先去外面休息一下吧。”接过礼服，林幽怜低下头凝视，柔滑沁凉的触感让她也留恋了起来。抛出话后，



她自顾自地起身往更衣室走去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那道炯炯逼人的目光。

那个女孩叫做小艾，林幽怜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，只觉得是个寻常到太不寻常的人。多年的职业本能，让她一直都警惕着小艾。

锁上门后，幽怜靠着门板，重重地吐出气，做回片刻的自己。因为一会儿穿上这条白纱，走出那扇门，她就是人人瞩目的新娘了，要始终带着沉溺幸福的笑容。

迅速地褪去衣服，她踮起脚尖，将设计精良的礼服举得很高，呆呆望了很久，丝毫不去顾忌透过门缝灌进来的冷风。

就是为了这条婚纱，有个女孩就连仰躺在病床上，都心心念着。

休息室的石英钟敲响了九点整的钟声，也把神游中的幽怜敲醒了过来。幽怜知道自己不能耽误了。

流利地套上婚纱后，幽怜忽然痛得扭曲了表情，闭上眼倒抽了口凉气。好痛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幽怜赶紧脱下婚纱，翻转过来后，才发现那根闪烁着刺目银光的尖针，白纱上没有血迹，原来就是这根针刺到了自己的背上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毒。

看着这不该出现的针，幽怜嘟起嘴。隐约有种不安的错觉，她第一个想到的念头便是，这场婚礼怕是很难顺利进行。

听见声响，窝在沙发里休息的粒嘉立刻清醒，皱着眉环顾了四周，咒骂起自己，怎么会睡着了。

“幽怜，没事吧？”

很快，粒嘉的目光就注意到了紧闭的更衣室，担忧地询问。她是幽怜的同事，也是同学，更是幽怜唯一的朋友。

“有人在礼服里放了针。”林幽怜的解释从门板后传来，很淡，几乎没有起伏。

这种小伎俩不足以威胁她的生命，却让幽怜和粒嘉立刻警惕了起来。有人想害她，或者该说有人想害这场婚礼的新娘，不管那个新娘究竟是谁。

“要紧吗？不严重的话，先换好衣服出来。”随意问了一句，粒嘉拼命



思索着有谁接触过这件礼服。

她突然隐约觉得，这场婚礼不单纯，那个正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真正准新娘，所遇见的意外或许也不单纯。

“嗯。”幽怜轻声应着。稳住情绪后，她利落地拔去针，随意一扔，漾开笑容，若无其事。

走出更衣室后，林幽怜俏皮地转着圈，看着自己这一身白纱，翦翦水眸含羞轻眨的模样，审视了很久后，才满意地微仰头，得意地一笑。

“那个小艾是谁？”靠着墙，粒嘉的站姿很是随意，与身上那条飘逸的伴娘装丝毫不衬。自顾自拧着眉，她直直地问道，见好友林幽怜闻声后，背脊明显的一僵，粒嘉猜幽怜和自己怀疑的人一样。

“是程枫家老管家的女儿。”话是冲着粒嘉说的，然而幽怜的眼神依旧留恋在身上这条白纱上。

听说，这条白纱是程枫家祖传的，曾经是他妈妈穿的。小艾曾偷偷地告诉她，这条白纱被下了诅咒，穿上它的人永远不会拥有幸福，就像……程枫他妈妈，在生下程枫没多久就出车祸死了。

诅咒，呵……多可笑的说法，林幽怜从来不信这种莫须有的东西，她只相信，事在人为。

“先出去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自己小心些。”才一转眼，粒嘉就变得好温柔。她自然地拉起幽怜的手，走出休息室，低声提醒。

她是不担心的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幽怜接下同一个工作了。幽怜的能力，她向来不会怀疑。

闻声后，幽怜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，想让粒嘉宽慰些。

在肃穆的婚礼进行曲中，她缓缓迈上了红毯，若有似无的淡笑挂在唇边，红毯那头的男子柔笑转头，修长的黑色西装将他衬托得分外俊挺。

今天，他是她的新郎。

林幽怜没有犹豫，伸出手，挽住迎上前的白发长者，一步步靠近程枫。

神父微笑宣读，例行询问着，长者将幽怜的手慎重地交托给了眼前男子，嘱咐了片刻。





四周，是一片祝福声，甜蜜在这小小的教堂洋溢开。

“谢谢你，很快就能结束了。”程枫微弯下身，在幽怜的耳边说着。

幽怜点头，漫无目的地笑，接受着不属于她的祝福。

是的，很快就能结束了。她也能做回真正的林幽怜，跟眼前这个叫做程枫的男人形同陌路。

今天的她，只是个带着别人的名字，别人的身份存在着的新娘娃娃。这场婚礼，真正的新娘正病危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。她唯一的梦想，就是嫁给程枫，于是就有了幽怜的出现。

林幽怜是大学三年级学生，平凡无奇，只是有着一份不一般的工作而已。她和粒嘉是特殊演员，人们习惯称这个职业为S.T.她们接受任何委托，不局限在摄像机前，而是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随时扮演着任何角色。完成委托人的梦想，每每任务完成的那一刻，幽怜都觉得空前的满足。

她成功了，她用自己的演技让无数人看见了希望，而这演技是妈妈遗传给她的。

知名女演员，林娉澜。这一直都是林幽怜的骄傲。每次看见电视上播放妈妈在国外得奖的新闻，她都会觉得好开心，仿佛置身于那热闹的颁奖典礼上，一同感觉着妈妈的欣喜。

她总能看明白妈妈的每一滴泪，凝聚着这些年独自支撑的无奈。

可这也是她永远无法说出口的骄傲，因为林娉澜不能有私生女，那是可耻的！

## 2. 鲜血白纱

爱，让人美丽，也让人丑陋。

在程枫的轻推下，林幽怜回过神来，在所有人祝福的目光下紧紧地依偎在程枫怀里。她抬头，轻柔地笑，眼神中是不显修饰的爱意。幽怜没有爱过，她不懂爱，所以她只是在转述真正新娘的心境。

想着一个星期前，他们俩在病床前，十指交握，哀求着她帮忙来完成这个婚礼。那样的你侬我侬，是天涯都隔不断的，也让林幽怜的心至今都困惑着。

究竟，爱是什么滋味？

礼炮声伴随着掌声响起，林幽怜茫然地环顾着四下，忽然对上一双探究的眼神。这道眼神，很深邃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眼神的主人突然冲着她咧嘴坏笑，是傲然的笑，让林幽怜猛地一震，背脊森寒，有被人看穿的错觉。

“切蛋糕了。”程枫握住她的右手，轻声地提点着。

自然地转过目光，林幽怜还是在笑，或者该说打从踏入这个教堂起，笑容就没从她脸上消失过。

因为，她一直告诉自己，要认真的扮演好每一个角色。

四层高的蛋糕，在两人的携手下被稳稳地切开。小花童们忙着在一旁撒花，大家都闹腾着，林幽怜将手中的刀放到一旁的托盘上。

不经意的动作，却如一颗定时炸弹般，引爆了一切。

人群中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喧闹，谁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只见一抹黑影慌



乱地冲了上来。一把夺过刀，正冲开人群试图往林幽怜刺去。

“小心！”程枫恐惧的吼声响起，他第一个反应便是用力推开身旁的林幽怜。

林幽怜不知所措地看着那个正朝自己冲来的女孩，震惊的她甚至忘了去躲避。是女孩的眼神让她震惊，那个眼神，是从刚才便一直锁住她的眼神，她能认得出来。

那是带着绝望和孤注一掷，两败俱伤，都无法容忍这场婚礼顺利结束的眼神。

整个教堂开始混乱不堪，有人尖叫，有人怔愣，还有好多人涌了上来，想用力按住握刀的女孩。可是女孩却像疯了般，拼命地往前冲，她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东西，只有一个信念，杀了新娘，毁了婚礼！

眼看着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，林幽怜本能地往后退，不慎被话筒线绊倒。

幽怜的瞳孔瞬间放大，她无奈地看着闪烁着慑人银光的刀，眼看着就要刺向她。

幽怜屏息，近乎绝望地闭上眼，干涩的喉咙连一声恐惧的单音都发不出。

千钧之际，林幽怜的脑中是一片空白的，她来不及去思考什么，即使是濒临死亡的这一刹那。

她只是悲哀的发现，竟没有想到一个会为她流泪的人。

没有预期中的疼痛和冰凉，幽怜只觉得自己落入陌生的怀中，那个怀抱是暖的，是从林修女死后她再也没有体味过的温暖。

周围也在霎时安静了，只听到女孩无力的哀嚎声，仿佛世界末日般的无助。幽怜没有一丝犹豫，倏地睁开眼，想看清楚，究竟是怎样的人，会在危难中还记得救她。

印入眼帘的，是刚才朝她邪笑的男子。黑色的毛衣，给人的触觉柔软窝心，这样没有距离的挨着。幽怜眨着眼直视着他，刚才的惊魂不安仿佛已经忘却。



男子稳住脚步，见已经有人制服那个女孩，才小心翼翼地放下幽怜。微冷的眼眸，只轻扫过她的脸庞，吐出的话，特别格格不入：“新婚快乐。”

这样的祝福，今天，幽怜早就已经听腻了。可从这个男人口中说出，却让她觉得不舒服，无端的她几乎想脱口而出解释，刚启唇，一旁因崩溃而沉默了片刻的女孩，突然又叫嚷挣扎了起来：“放开我，我要杀了她，让我杀了她……程枫是我的，任何想接近他的女人都要死！”

那双充满血丝的眼，睁得很大，死死地瞪视着林幽怜。女孩有些失控，歇斯底里的，丝毫不顾忌自己此刻的处境。

“小艾？”被小艾眼中幽怨的情愫震住，幽怜忙稳住自己的情绪，念及刚才那一瞬间，心有余悸。只要再晚一步，或是一秒，她就成了刀下亡魂。

果然，她和粒嘉都没有猜错，那个想害她的人真的是小艾。

说着，幽怜自然地拉开与那个男子的距离，缓缓靠近程枫。她的工作还没完，只要程枫没有喊停，她就还是他的新娘。

所以，幽怜告诉自己，要演绎好这个角色。

“程枫是我的，谁都别想得到，他是我的！”小艾依旧径自喊着，听不见任何话，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“我从小就爱上了他，整整十六年了，我的每一篇日记只有一个主角，那就是程枫。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他会被我感动的，除了我，谁都不配做他的新娘！”

如泣如诉的表白，让幽怜不禁想到这个女孩平时的样子。为了扮演好今天这个新娘的角色，幽怜最近一个星期常以程枫未婚妻的身份，出席各种场合，去他家里走动。几次照面，幽怜印象里的小艾，是唯唯诺诺，文静居多的，她总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。那种感觉就像空气一样，明明存在，却容易让人忽略。

“小艾，你疯了！”程枫摇着头，不敢置信。

这个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女孩，单纯怕生，一直沉默寡言，隐在人群里，很容易便会被忽视。唯独他，为了不让她自卑，从小就视她为妹妹般爱护着。只要有人欺负她，程枫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。

那是一种再单纯不过的感情，就像亲情。他呵护她，肆无忌惮，却也

